

文圖／馮小非

眾志成城・落實生活主張

日本MOA見學之旅見聞

在這個生活的定義與方式，皆被諸多力量穿透、主宰的時代，要對自己及所處環境提出主張並實現，相當不容易。

在日本，MOA不僅是一個推動自然農法或藝術文化的單位，還是一個有著20萬會員家庭的群體。

MOA會員不論是農人或消費者，透過生產、食用、購買、作義工等各種方式，實現他們的生活主張，並維護這個組織，以便繼續推廣這樣的理念。

95年5月，隨同台灣有機栽培前輩與推廣志工，到日本進行短暫的「MOA見學之旅」，主要地點包含MOA醫療、農藝及美術的重要基地，也拜訪了產地、農友與地方普及會，雖然行程不長，但因主辦單位及MOA方面的用心安排及解說，得到十分寶貴的收穫。

MOA在日本不僅是一個推動自然農法或藝術文化的單位，還是一個有著20萬會員家庭的群體，在這個群體中，透過自然農耕、自然食、插花、醫療（岡田式淨化療法）等運作方式，實踐了他們對生活的看法，同時經由繳交會費、捐錢、義務奉仕等方式，會員們維繫著組織運作，讓自己能持續得到照顧，也能將這些主張擴散出去。

MOA—推動自然農耕・藝術・醫療

「MOA」是「岡田茂吉基金會」的縮寫，岡田茂吉生於1882年，在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、經濟大蕭條後的他，深深的體悟到，物質生活並不能真正為人類帶來幸福，如果要達到理想的文明狀態，應該是由「真善美」高度調和後的一種藝術世界，而「生命安全的確保」，是人類於此階段面對的最重要課題。

在他對新文明創建的哲學中，有三個具體的實踐面向：

（1）生命的藝術：以岡田茂吉式淨化療法（Jorei）來實現。

（2）農耕的藝術：以自然農法及自然食

來實現。

（3）美的藝術：由藝術與文化來表達。

其中，自然農耕是不使用任何的肥料與農藥等外力，設法將土壤原有的力量發揮出來，種出的食物，不但可以餵養人類的形體也滿足了人類的精神面向。藝術是精神的滿足，至於淨化療法，則是將自然的力量，透過「光」的形式，化解人身上的「毒素的固結」（不論是肉體或精神出現毛病，毒素便會在身體的某部分產生「固結」），並將人身上



大仁農場栽植各色花木，十分宜人

原本的自然治癒力引發出來。

岡田茂吉創建了「世界救世教」，以「宗教」的形式，實現他對新文明創建的想法，當時推動的具體作為，是為大眾實行「淨化療法」。但在他過世之後，這個組織似乎逐漸陷入宗教的框架之中。

然而在1960年之後，日本社會面臨的各項健康、環境等生命安全的危機，似乎越來越嚴重，有感於「宗教」這樣的形式，不能真正將岡田茂吉的志業推展出去，在1980年，當時的世界救世教總長川合輝明（Teruaki Kawai）創立了今日的MOA（岡田茂吉基金會），希望以此來推動自然農耕、藝術、醫療等志業。

大仁農場—具體實踐自然農法

大仁農場（Ohito Farm）成立於1982年，是MOA用以具體實踐自然農法的中心，在1990年，農場中設立了「自然農法研究所」以及「自然農法大學校」，從事各項自然農法實驗、分析土壤等研究工作，並將研究成果透過教學、技術支援與分享的方式，讓農民和其他單位得以使用。

農業除了有其文化的意涵，作為一個產業活動，技術仍是十分重要的核心。雖然MOA在1987年制訂了自然農法的執行基準及規範標準，但是對自然農法實施在不同作物、環境、土壤中的具體情形，需要確實的研究實驗，才能得出田間可行的答案，過去這樣的工作，都得由農民自行摸索，在MOA的體系中，則由大仁農場協助農民，共同來努力。



除了農場的研究機構之外，「自然農法大學校」則是讓各地區的農民可以去學習的機構，研修時間有1年期、2年期，也有短期進修，繳交一點學費，便可以去那裡接受完整的自然農法教育。

態度嚴謹一用十年 研究農業提案

在大仁農場見學的時候，有一堂課程是由自然農法大學校校長木嶋利男講授，其中一項關於高麗菜連作的實驗，引發了團員熱烈討論。一般對有機栽培的概念，都是主張土地上的作物要輪作，讓土壤休息，也較不會產生作物的連作障礙。但是木嶋校長提出，當高麗菜栽種時，遇到了線蟲害，一時看起來好像會有問題，但是連作之後，剋制線蟲的放射線菌就會出現，這就是一種「淨化」的過程。

對於木嶋校長這樣的說法，大家都認為十分的不可思議。類似這些主張，如果只是一時或單次的研究報告，恐怕難以得到完整驗證的機會，或者被農民認為是異想天開的作法，大概也僅能束之高閣。但是大仁農場卻針對這些概念，紮實的進行田間實驗，例如上述提到的高麗菜連作，農場中就有不同的區域在進行這樣的連作與觀察，根據研究人員表示，這樣的連作要持續觀察10年，才能知道真正的結果會是什麼。

用10年來觀察對農業的提案是否正確，而觀察成果是與所有農民共享，這樣的態度與作法，令人震撼。不只是高麗菜，還有不同馬鈴薯的品種實驗、無花果的栽培嘗試、花卉的無農藥栽培，這些工作，不需要由農民孤單進行，也不需要讓改良場專家額外付出，而是透過集體的力量，支持民間的研究與學習機制，以實現自己對自然農法及自然食的信念。



自然
農法大
學校的校
長木嶋利男



MOA的志工跪在地上清理雜草，維護共同的美麗環境



小田原普及會和地方小學合作，進行稻米種植教學（照片翻攝自石綿敏久先生的簡報）

MOA認證—陳義雖高·執行務實

雖然自然農法陳義很高，也一直進行田間試驗與教學，但在實際的執行基準與驗證標章部分，則採取十分務實的作法。他們希望鼓勵大家都往「完全不施肥料與農藥」的境界邁進，因此在實際的標章認證上，除了有「自然農法產」、「自然農法轉換期」之外，也有「移行栽培」這個等級，只要能採取「減農藥栽培」的措施（農藥用量在



參與開城普及會運作的MOA職員下田先生

國家標準的四成以下），可以給予認證，產品也可以流通在MOA的通路中，也可以貼著MOA標籤（不同等級有不同標籤），流通於市面上其他通路。

這部分的務實，不只是MOA，日本除了全國性的有機規範（JAS）之外，也有不少地方，包含「町」級的地方行政單位，針對自己行政區內提出自己的農法規範與標章。94年到日本大分縣見學時，也曾拜訪縣內的挾間町農業負責人員，他們在詳細調查了地方的作物

之後，以自己所能理解的技術知識，將作物分成兩種類型，一種是可以做到有機栽培，另一種是不易進行純有機栽培，但是可以做到「減農藥減化肥」的栽培，這樣町政府也給予一種「特別栽培」的標章，鼓勵農民往前邁進。

普及會—實踐自然農法的基層組織

話說回來，儘管有大仁農場的研究成果，但是真正操持農事的是田間的農人，具體來說，究竟要如何鼓勵農民走上自然農耕之路呢？

岡田茂吉曾經有「一村一支部」的想法，原本是以作物別來設立的支部構想，如地方的稻米部、茶葉部等，目前的情形則是以「普及會」取代了「產地支部」。「普及會」的參與者有農民、會員和一般愛好者，關注



以自然農法栽培的奇異果果園

的議題是自然農耕及自然食的推動，雖然普及會成員多數仍以農人居多，但是除了農事討論外，也有包含和消費者互動的部分。

參加普及會的農友，在田間的工作是盡可能的實施自然農法的栽培，也要定期的參加研修等討論，也會有兼業農人自己耕作的「家庭菜園」，親身實施自然農法。在「食農」觀念的推廣上，則是以



小田原普及會的成員

「分享自然農法收成」的方式，邀請愛好者來品嚐，因為這樣栽培出來的東西的確比較好吃，而吸引了更多人參與購買的行列。

例如「小田原普及會」共有生產者9名，愛好者（消費者）24名，他們每年會去學校教導小孩播種、插秧、收割，地方校長、營養師、教育委員會等也會到農友的田裡見學研修。

義工與次團體——維繫組織的關鍵

在MOA的組織中，除了根據三大志業有不同的推動事業團，在地方則有總合性的會館，如果以宗教意涵來說，或許接近於地方的「教會」，如果對宗教部分沒興趣的，也可以「會員」的方式參與加入，無論是會員或信徒，都具體的參與許多義務工作，這些人力資源是維持組織運作十分重要的關鍵。

以大仁農場的奉仕為例，我們到農場見學時，居住在農場的「研修棟」當中。研修棟並沒有專門的打掃人員，而是由來自不同地方的義工來此義務付出，雖然我們也支付了一筆小小的住宿費，但是清掃工作等等都是由義工來維護，這就減少了大仁農場的開銷。

除了義工之外，地方會館也促成各種會

員間的次團體，前述的「普及會」其實也屬於這種會員的次團體，除了農人，其他的會員也會去參加活動。而會館的工作人員，也會和這些次團體合作拓展。例如舉辦去大仁農場研修的活動，目標是針對非農人的家庭，安排一起去大仁農場學著栽種家庭菜園，讓原本不知道MOA的人認識了這個組織。

除了食農議題之外，也有其他的次團體，會針對有興趣的議題去作義工，例如會去當地的車站布置花藝，或者去幫別人淨靈等等，比較積極的人，會在家裡成立「分院」，可能教導插花或小朋友的教育等，而小田原會館則會舉行「分院研修」，支援這些願意進行「分院」工作的人。

在這次的見學及回國後的學習中，我認為岡田茂吉與MOA整個組織，對我們的生活、飲食、健康，甚至是生命安全等議題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主張。不論是農人也好，一般消費者也好，因為接受了這樣的提案，因此願意付出心力，來維護與推動理念。或許他們的提案，對農業栽培的方式等，不見得所有的人都贊同，但是這種「對自己的生活提出主張並付諸行動」的態度，令人激賞。

【節錄自2006年農村工作坊學員手冊】



數十年堅守自然農法的石田訓一先生，是開城普及會的會長